

往事悠悠

秋天的野浆果

□薛立全

我的老家在一个小山村，村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蜿蜒山脉。每到秋天，漫山遍野的野浆果，分布在山野的沟沟坎坎上，诱惑着儿童前去采摘解馋。儿时，每到秋天，我都会和伙伴们一起走进深山，走进野坡，以拾草刺菜的名义，寻觅应季成熟的野浆果。

刚入秋天，在山林间阳光充足的地方，生长着一种叫“坡攀”的野浆果，它的叶子青青，爬蔓生长，果苔上的果实饱满红艳，很像田野里的草莓，但吃起来口感又与草莓不同，坡攀质地更紧实、酸甜口更爽快、颗粒感更明显。坡攀一般都是成簇生长，摘取时只需掐断一段小枝就能收获多颗果实。摘下后，要轻拿轻放，它最怕碰触，一碰就烂，这一点跟草莓也很像。

山岗上还有一种我认为最珍贵的野浆果，当地人叫它“柴李子”。那是一种低矮的落叶灌木，贴着地皮生长，尽管枝干不高，但结的果实相对较大，个头和形状跟车厘子相似。果实起初的颜色是青色的，口感生硬酸涩，成熟后颜色呈纯白色或暗红色，酸甜适度，脆爽可口。摘到柴李子后，我一般当场就会把个头小、品相不

好的吃掉，过过瘾；个头大、品相好的则带回家中，与母亲分享。每到这时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。

山野里最常见的是荆棘。村前村后的山坡上、沟壑边到处都生长着荆棘树，荆棘树会结出许多果实——棘针枣，棘针枣先是绿的，后来变青白，再后来变成红色，白色和红色的果实口味最佳。从夏天开始，棘针枣就进入人们的视野，被大人小孩摘食。因此，秋天时，棘针枣已所剩无几，深秋季节只有生长在陡坡或悬崖边的荆棘上，还挂着一些果实，需要冒险才能摘到它。这个时候，往往都是两三个人合作，一人拉着另一人的手，组成人链，下到悬崖边坡上，最上面的人抓住树枝固定，最下面的人单手实施采摘。一旦失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采摘下来的果实被平均分配，每个人心里都美滋滋的。

“姑娘果”也是秋天的馈赠。每年秋高气爽之时，生长在田野里或道路边的姑娘果就会成熟。这种果实很奇特，它的果实被薄似蝉翼的土黄色外皮所包裹，酷似一盏盏小灯笼，很是好看。剥开外皮，里面的果实圆润、黄亮、光洁，闻起来有淡淡的清

香，放进嘴里咀嚼，汁水饱满，甜似蜜汁，爽滑润喉。为了寻觅姑娘果的踪迹，我有时会耽误拾草刺菜，直到傍晚篮子还空空，回家免不了大人们的一顿数落。

深秋季节最诱人的是山野里的柿子树。这些“无主柿树”长得又高又大，皴裂的表皮显示出柿树的沧桑。柿树的枝杈向上、向四周尽力伸展，罩住了半边天空。秋渐深，柿树叶子逐渐飘落，硕大的树冠挂满红彤彤的果实，站在树下观望，就像一盏盏小灯笼高挂枝头。我经常爬上树枝，在枝杈间穿梭腾挪，尽情采摘，有时还要爬到最高点，摘取称作“柿红”的柿子，然后蹲在树枝上即时享用，那甜糯无比的口感，至今难忘。

秋天山野里还有众多数不清的野浆果，如燕悠、糖李子、野山楂、狗奶子……这些野浆果给我的童年带来过无穷的乐趣！

老家的青山依旧，山野里的野浆果盛衰依旧，然而时代已有了很大的不同，现在的儿童面对荒野里的野浆果已不再有我当年那样的热情，野浆果失去了果腹充饥的诱惑力，兀自挺立在秋风里，点缀着荒野，装扮着深秋。

琅琊放歌

寻秋

□赵婷婷

秋是什么？

是一丛丛狼尾草映着阳光
纤毫毕现

是细瘦卷曲的紫菀
“枝头抱香死”

是栾树上红灯笼一样的蒴果
染红树梢

秋在哪里？

在层层变黄的树叶上
在黄绿相间的倒影里

在满湖莲蓬紫红色的腮红上
一瓣儿荷花都不见

在翻动苇叶沙沙有声的微风里
芦苇叶儿上

一只蜻蜓与我对视

它大大的眼睛里

数不清的复眼中

是不是有无数个我

晚秋

□赵守卫

天高了几分，鸟鸣也远了几分
无羁的蓝雁阵
随意留下季节的水印

风硬了几分，脚步也快了几分
高旷的除了都市的天空
还有远方的原野
晨露，早出的麦和晚归的谷
交接生存时空
芦花挥别寒水
开启新一轮生命之旅

枝上的果子

桃杏早已各按其属

只有几枚黄柿子，在枝上留守
像一些老人，眺望远去的村庄



掀起秋的红盖头

□张京会

暮秋时节，独自闲游野外。极目远眺，灰色的山体，褐色的土地，朦胧的村庄，遍地萧瑟。而近处，一片片落叶，起起落落，作别枯瘦的树木，摇摆着流浪他乡。

轻叹一声，缓慢地，迈过疲惫的小溪，蹚过闲置的田埂，拐过孤独的山脚，忽被一坡赤色惊呆，像天上飞来的仙女的霓裳，猛然浮现在眼前，在夕阳的辉映下飘忽不定，闪烁着耀眼的霞光。我突然有了精神，像是浅浅的小醉那般，扔下一身失望，着急地穿过树林，越过土丘、飞过崖沟，不顾一切融入红色的染池之中。

茫茫秋色淡，但有此林红。刚迈入枫林，就被一股喜庆的热浪瞬间融化——仿佛置身于洞房之中，脸是红的，目光也是红的，吐出的话语更是表露着温柔，充满了温馨。仰首之时，清澈的蓝天被枫叶涂

抹成不规则的彩色斑块，恍惚间觉得像是一幅印象派画家的巨作。再细看，又像是一块刚刚浸染的蓝底红花的布在夕阳下晾晒。清风轻摇，蓝天动了起来，画在飘移，布在舞动。叶子相互间轻柔抚摸，唰唰的响声与蓝天上的风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舞台，演绎着暮秋的婚礼。

树丛中的落叶已覆盖地面，像铺了一层淡红色的地毯。轻轻一踩，便听见清脆的响声，像交响乐的前奏，又像是烟花的炸裂。席地而卧，暖流在身下移动；微风吹过，清新的香气扑鼻而来，令人陶醉。

林中散布着从各处闻讯赶来的客人。或坐或卧或立；或唱或跳或跑；骑马的、射箭的、荡秋千的；卖菜的、卖花的、卖糖葫芦的……如约赶赴一场盛大的婚礼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

朝。”秋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萧瑟凄凉的代名词。每个人对待秋的态度不同，感受秋的角度亦有差别。心里有阳光，就会看到秋天更多美好的风景。

秋阳坐到岭头上时，光线渐渐淡了。此时的枫林如同烛光变得橙红，倒映的树影像是突然冒出来许多枫树，令人增添了美好的遐想。风起了，林里飘着一片片枫叶，然后悄然落地，沉睡中等待雪化的那天。

挥手作别枫林的一瞬，突然发现，这赤红的枫林，不正是秋天的红盖头吗？我慢慢揭开，仿佛看到了充满魅力、寄予希望的新娘。

朝花夕拾

人间烟火

烤烟房·求学梦

□刘廷芳

1984年，我和大弟弟同时考上高中，一个家庭考出了两个重点高中的学生，这在方圆十几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高兴之余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家人面前：以当时农村的经济状况，一个家庭供一个高中生上学都相当困难，何况是两个！

我忐忑不安：如果有一个姐姐，那必定是我，因为我是姐姐。那些日子，我上坡砍柴烧火，割草刺菜喂猪喂兔子，时刻瞅着父母的脸色，像等待判决一样等待着父母的决定。

终于，父亲把我们叫到跟前，缓缓地说：“我早就说过了，咱们家不重男轻女，谁考上高中谁上。你们既然都考上了，那就都上！好在现在土地大包干了，我们多种些地，无非是比别人早出去、晚回来。”

就这样，八月底，我和大弟弟同时踏进了高中大门。可我的大弟弟，却辍学了。

过了不久，父母意识到，要想供我们读完高中，接着上大学，仅靠起早贪黑多种粮食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发展经济作物。于是，父亲当大工，小弟弟当小工，用泥巴和

着麦糠夯筑起了一座烤烟房。

春天把烟种子育在菜园里，等种子发芽了，烟苗长到十多公分高，就移栽到地里。等到烟叶成熟需要炉烤的时候，我们就该放暑假了。于是，每一个暑假，我们全家五口人都在和黄烟打交道。

在掰烟、绑烟、烤烟、拣烟、卖烟等繁琐的工序中，烤烟最耗体力和精力。一炉烟从摆进烤烟房，到烤干了撤下架子，需要四到五天的时间。前两天烧小火，每隔两三个小时往锅里添一次煤，数着时间进烟房查看挂在墙上的温度计；后两天烧大火，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添煤，还是数着时间进烟房查看挂在墙上的温度计。夏天闷热潮湿，晚上蚊虫太多，父亲在天井里支起一张门板，点着从山上薅来的一种叫“山胡椒”的驱蚊草。添完煤，父亲赶紧躺在门板上打个盹儿。每烤完一炉烟，父亲的眼眶就深深地凹陷下去。

卖了黄烟，领到现钱，是我们全家人最踏实快乐的日子。父亲偶尔会买上一斤香油果子，或者割一块肥肉，给我们这些长身

体的孩子打打馋虫。父亲把那些零零散散的钱积攒起来，那是我和大弟弟暑假后开学的所有花销。

有谁知道，父亲为他的烤烟房究竟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？流下了多少辛苦的汗水？星星和月亮知道，父亲头顶的白发知道，我和弟弟更知道。

我们没有辜负父母和众乡邻的期望，顺利读完高中，考上大学，实现了我们村本科生、专科生零的突破。特别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、分配到大学工作的弟弟，更是全村人的荣耀。

父亲常对我们说：“如果没有改革开放，没有土地大包干，没有咱家的烤烟房，我们恐怕还是吃不饱穿不暖，更别说供你俩上大学了。”我们对此深信不疑。

父亲的烤烟房早已消失在岁月的尘埃里，但往事却依然历历在目。感谢父亲的烤烟房，感谢故乡土地上朴实善良的人们，是他们成就了我们的求学梦；感谢依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弟弟，那是我们家人心中永远的愧疚。

红叶如歌

□周家海

一枚小小的红叶
长在寂寞大山
也有缤纷梦想
渴望远游的浪漫
迷恋风云的自由
艳羡鸟雀翩然

春天莅临大地时
悄悄把脑袋轻探
看春风正化雨
叹云卷云舒
倾慕温煦春阳
氤氲、滋长出生机盎然

夏日漫漫乐听蝉
洞泉飞瀑任言欢
溪流潺潺自兹去
暮地秋风起
惟余寒霜冷露常相伴
叶红蓼花燃……